

日军侵琼罪行见闻录

梅传伦

1939 年 2 月,日本侵略者入侵海南岛。海口市在日军的铁蹄下,百业凋零,民不聊生,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日军的滔天罪行,实在是罄竹难书,下面就我个人亲历亲闻忆录数则,以诉其罪行。

一

1937 年某日,郊区沙上村渔民帮我家作坊采购面条千余斤,用木箱包装,每箱重 100 斤。从海路运往三亚,数月后有人回报说 这批运往三亚的面条,不幸在海上遇到日军,全船被抢劫一空,渔民数人或被杀害或被投入海中。被劫船只飘流海上,幸遇本岛渔船相救 发现船中躺一胖汉,身中 7 枪,后被救活了才谈及此事。那时日舰侵入我领海,抢劫渔船、商船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。

二

1938 年,日军空袭海口市十分频繁。警报声响,市民便逃向郊区,而日军的飞机,却低飞追逐成群逃跑的居民 时而用机枪扫射,吓得老百姓魂飞魄散,许多人瘫倒

在地,无力逃跑。有一次,我的一位亲戚是行医的,已年逾半百,一听警报便闭门外逃,刚跑到上坡村田边路口,忽遇飞机低空扫射,机声枪声震耳欲聋,吓得‘老美爹’(医生的名)软倒地下,半晌不能行动,直到解除警报,家人才扶其回家。

三

1938年秋,某日下午5时左右我和友人到六师学校访友途经大英山时,忽闻炮声轰鸣。我们便北望海边(当时大英山上树木稀少,晴天可以看见海安、白沙门海滩),见3艘日本军舰横排秀英海面,接着又响起炮声,水花高溅、遮掩舰身,我们以为已击中日舰,但水花落后,我们看到舰已经转向,其尾部直向秀英陆上开炮,随后就溜走了。

四

1939年,日军侵入海口市。日本兵似乎对海口市居民哪家有水井、机井都十分熟悉,他们进入居民家中取水很利索,初时居民怀疑有人通报。后来才渐渐明白其中缘由,原来日军在侵琼登陆之前已派员探察,什么人呢?这还要追逆到1933年。那年日本和尚大批进入本岛,首先在海口借化缘之机到每家每户巡看,有些还再三进入,凡有井的居民墙上都写上‘井’字,因此哪家有水井、机井这

些和尚都一清二楚。显然，这些日本和尚是负有侦查窥探使命的间谍，不然何以如此。

五

1940 年秋的一天,海口市大兴东路新土布厂门前,一早就开来一辆日军的吉普车,车上走下几个日本兵直入厂中,楼上楼下前前后后四处搜查。有 2 名日本兵守在门口,来人只准入不准出。搜查后接着审问厂中员工,当时在布厂里的有陈德馨,是该厂的帐房兼理事;还有十五村、长流、府城籍的张云腾、坏盛等 6 人,我当时也在场。先审问坏盛,日本兵忽举右手,向坏盛左耳横掴一掌,同时伸出左腿在下绊拦,使坏盛打个筋斗跌在地上 坏盛起来还未站定,日本兵又举左手向他右耳横掴一掌,同时起右腿下绊,使坏盛又打了个筋斗跌在地上,跌得他脸肿口鼻流血。然后令其站在一边,又逐个审问,逐个挨揍,连入厂中的顾客,也无一幸免。时到中午,日军才收队离去。临走时还说,他们有空还要再来。日军走后,帐房陈先生边收拾边说:“倾巢之下安有完卵,今日算是领教了”。

六

1941 年某日,一队日本兵沿路抄查海口胭脂园村。时值上午,某户人尚未外出,日兵破门而入,见其夫妇正在房中;一日本兵拔出长剑令其夫站在房门口,另一日本兵则

当其夫面强暴其妻,事毕扬长而去。

七

海口胭脂园村是海口市制面线业的创始地,到 1941 年时已接近全部破产,村中居民生活十分困难。当时有人乘机诱骗收买村中失业的青壮年人到所谓“南防岭”工作。但南防岭究竟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,但只知道到南防岭去的人,没有一个人能回来。

(编辑 吴陆荣 海口市政协供稿)

日占琼时我之所见所闻

吴国礼

“烽火台”

近代以来,长流地区农民过春节时,总要自备些‘亚细亚’或‘美孚’洋油点灯,过着‘光明’的新春夜晚。日军从长流新海登陆侵琼后第八天就是春节,民众在惶惶不安中,渡过日军占领后第一个春节。自此以后的六个春节全是在黑暗中渡过的——日军封锁了海路,煤油断绝了来源,凡发现谁家有煤油就要问罪。

是年春,长流抗日游击队成立,总部设在石山乡美官村。游击队从石山到长流一带偷袭日据点,都必经长流南部文森、尧阁、美李这几个村。日军为防止游击队偷袭,下令从长流至文森、尧阁、美李几公里长的路上,设置报警“烽火台”——沿路每隔一段就插一面三、四米高的小旗。每面旗总有数名日兵和被掳来的老百姓守护,一旦发现游击队出现‘前方’就拔起小旗在空中摇摆。第二面旗看见后,用同样手法示警,这样依次点着‘烽火’传到长流维持会。日本投降后,有一首这样的民歌传唱着:

日本登陆廿二时,(农历十二月廿二日)

苦得百姓去守旗;

行凶作恶有法对,

天诛地灭逃不离。(跑不掉)

日兵的兽欲

长流传桂村吴氏宗祠是日军驻地，经常有百数十名日兵来来去去换防，祠第二进两厢房是供日军淫乐的房间。每次老的日兵调走，新的刚调来，没几天军车就载来10余名慰安妇供其淫乐。这些慰安妇南腔北调，显然来自各地多数年青貌美，但肤色枯黄，其中也有个别脸色红润。据替日兵做伙夫的当地人说，那些红润的是日本籍的，可能是头头。她们初来时，有的也嘻嘻哈哈，不知是乐于此道还是强作欢颜，但离开时是另一个面孔，个个愁眉苦脸，无精打采。

当慰安妇来到祠里，日兵即先轮流洗澡——1942年冬，天气寒冷，驻在吴氏宗祠中的日兵，用三个石头垒成三脚灶，上面置一个油桶，桶底放两块红砖，强迫老百姓为之盛半桶水，烧火加温。日兵则轮流进入桶中，站在红砖垫托的桶底上洗澡，然后对慰安妇发泄兽欲。完事后，日兵便驱使伙夫为其打扫房间和收拾扔在桶里的阴茎套。

有时慰安妇供应不及，日兵便四处强奸妇女。因此，附近的青壮年妇女只好蓬头垢面外出，以此逃避日兵糟踏。

空 战

美国对日宣战后，盟国飞机轮番轰炸秀英码头和秀英周围的日军据点。我村离秀英不远，每天都有美机低飞

掠过村庄上空前往秀英，日机也从海口机场起飞迎战。

1945年夏轰炸尤甚，经常看到双方激烈的空战。是年3月某日，我村民收获番薯，因一时吃不完就刨成薯丝撒在草席中晒干，远看似一片雪白，日机以为我村民拉展白布给美机作标记，几次趋低侦察其‘白’的东西。那天许多村民在村前的琵琶树下围观日机的狼狈相，遭到日机扫射，当场有一青年人被击中手掌，一人被穿伤其肩，吴金妻被一颗子弹射入腹中，当日送往海口福音医院开刀才得救治。

同一天，博生村小学的学生，站在围墙上观看空战，也遭到惶惶逃遁日机低飞扫射，幸无伤人。

1945年6月某日，我国飞机和盟军飞机联合轰炸秀英码头。因为盟国飞机的机翼上没有标记，每次飞经长流地区天空时，盟机总要绕两圈然后再飞往秀英，以此向老百姓发出暗示——这是盟机，不要惊慌。所以老百姓一看到绕圈的飞机就拍手说：“盟机来了！”一天，许多村民爬上我父亲建在长流最高点的——三层楼顶观战。盟机飞临秀英港码头时，附近灯塔坡（今秀英医院附近处）的日军高射炮部队，不断向投弹的盟机开炮，但没有击中。在慌乱中，盟机投下的炸弹，有些落在海上时，溅起数十米高的水柱。那天中午的空战中一架日机被美机击中，从琼华村上空向长流市西北角方向坠落，爆炸在博生村的山地上。日兵以为是盟机被击落，拍手称快。我们跑到那里去看，日兵也去了，发现被击落的是日机，飞行员已被烧焦不成人形，他们才垂头丧气。我们学生检拾炸碎的机翼片，拿回来做毛笔架。

日军投降后,1947 年老师带我们去旅行,参观秀英码头时,仍看到一年多前,盟机投弹炸毁日军设施的痕迹以及在码头的铁地板被炸穿的窟窿。

挑贩夫之泪

长流人多地少,日军侵琼后,人民生活更趋贫困。当时不少挑贩夫,靠双腿步行几十公里到澄迈老城、白莲等市镇贩来大米、糖条,挑到海口市出卖,赚两三文脚板钱维持生计。海输西线是挑贩夫必经之路,日兵、维持会伪兵经常在公路上拦路抢劫。他们在老城与长流之间的丰仍墟设关卡,检查来往人员,小贩为避免被勒索劫掠,往往绕道从田埂穿过。若日兵发现,扛抢追赶,挑糖条的被抢劫,贩米的就用刺刀戳破米袋,让大米白白流掉,血本无归。我小时,经常看见堂姊泪流满面回来对婶母说:“又被劫了”我村吴敬群大女儿贩米往海口,归家途中,走到今海南医学院附近,被空战的日机扫射中弹殒命,同时被扫射死的还有 3 名的妇女。

地形图

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,他们事先派出特工人员潜入我国各地,以行商、行医、收购旧金银器皿等身份为掩护,收集我国军事、政治、矿藏以及绘画地形图为日后入侵提供行军路线。

日军投降后,遗下侵略海南的资料中,海南公安局现存有日军绘制的海南各县乡的详细地形图。1958年,我和琼山龙塘李群、大致坡冯君测量澄迈县南部数处大山岭、绘制出的平面图与日军侵琼前其暗探所绘的基本相吻合,有的深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地方,有特殊点的也已被他们标在地图上了,由此可见日敌间谍之一斑。

(编辑 吴陆荣 海口市政协供稿)

日军在天尾村暴行纪实

云林 符世芳

日军登陆前夕

日军在侵琼前夕,经常每隔二、三天就派飞机来天尾村海面进行侦察,有时一天飞来数次。同时,还派舰艇驶到天尾村海面,探测水深、潮汛和海底障碍物等情况。初时,舰艇停在较远的海面上进行探测,后来逐渐靠近海岸。有一次,日军舰艇靠近村里小学校(关公庙)海岸时,朝着学校开机关枪扫射,时已放学,幸无伤人。日军通过飞机的侦察和舰艇的窥探,掌握了天尾村周围的地形和海况,作好了侵占海南前选择登陆地点的准备工作。

1938年10月某日,天尾村渔民童榜云驶船往东水角捕鱼,渔船刚离村出海,就被日军舰艇炮击烧毁,船上6名渔民全部遇难。

登陆前两天,日军舰艇将渔民在海上打桩作业的建网(俗称桴网)设施,全部破坏毁掉,扫除登陆航道的一切障碍,仅留在露出水面一部分的网门网(俗称网糟)的桩柱。在登陆当晚,日军就在该桩顶上安置一盏盏灯,作为日舰艇驶进天尾村海面的航标。

日军登陆侵占天尾村前,日机经常飞来侦察,渔民群

众惴惴不安。至今，村民中还流传着如下的顺口溜：

日机隆隆天上响，
不炸府城炸海口；
府海人民忙躲藏，
携子带儿叫啾啾。

日军凌晨登陆

1939 年 2 月 9 日(农历 1938 年 12 月 21 日)晚上,日本陆军少将安藤吉利指挥的日本、台湾混合组成的日本第五舰队及饭田部队开始进犯海南。当夜天气阴沉北风凄厉,晚上九点多钟,日军舰艇开到天尾村海面 不一会儿,舰艇上开了探照灯,照得全村透亮,远在石山乡的村民都可看到。随着灯光照射突然枪声大作,惊醒了正在酣睡中的天尾村渔民,约在 2 月 10 日凌晨时分,日军就开始在天尾港海滩登陆。

天亮后,往海里望去,整个海面已布满了日军舰艇。当时,有人数过在海面上共有日军舰艇 47 艘,登陆艇不计其数。登陆时,首先由登陆艇载运日兵登陆,接着运载马匹上岸,运上岸的马匹布满山坡,接着又运送粮食、行装,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才把所有军需品运完。登陆那天,就有 50 多架日机在空中盘旋掩护。从天尾港登陆的日军有一万多名,凌晨登陆时,每个日兵都拿着一支记号灯。

是夜,日军从海上频频地向天尾村发弹,试探陆上守军虚实。当时,只有保安团一排兵力约 30 多人,驻在天尾

村小学校里。还在兄弟公庙里驻有八、九人的盐警队。海口国民党还派一个哨长郑家录也驻在小学校里，带有一部电话机，经常和海口联系报告敌情。在村头高地上挖一个土洞一米多深，夜间在洞里放哨，白天则在山麻树下放哨。日军登陆时，枪声响后那里的国民党兵没有反抗，天尾村渔民扶老携幼纷纷逃离。当夜，林名著逃出躲藏在田野里，被日兵发现用刺刀刺了 7 刀，因天气寒冷身上围着棉被，刺不着，要害未死。后日兵叫他回家去，没走多远，日兵便从背后向他开枪，子弹虽穿过胸膛，不中要害而幸存下来。村民陈文兴和陈盛名的母亲被日兵用刺刀刺死于田野，还有一个国民党兵中弹而亡。

登陆后，日军分三路侵犯各地，一路从荣山沿西线开往澄迈县境；一路从那流（今长流镇）经文隆村、国典村开往石山、道堂；一路经长流、秀英开往海口。至秀英后又分一支由炮楼坡、头铺村开往府城。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，杀人放火，奸淫掳掠，恶贯满盈。

日军登陆当天，在天尾村到处抓鸡捉鸭，抢夺财物，奸淫妇女，全村被强奸的妇女达百余人，甚至一位 70 多岁的老妪也被奸淫。迄今在天尾村群众中还流传着一首民谣：

日军登陆廿二时（指农历十二月廿二日），
抢劫财物奸妇女；
刺杀人民行凶势，
沙滩田野抛死尸。

焚烧村庄杀人

海南沦陷后,日本侵略者封锁海面,人民生活日用品奇缺,如火柴、煤油、毛巾、布匹、药品等。长流商人则将海南的牛、芝麻、花生油等偷运到徐闻和西营(西营当时为法租界)等地出卖,购买日用品运回供人民生活所需。

天尾村靠近海边,村庄较大,商人多从天尾港口出入。由于商人出入港口频繁,汉奸向日军告密说游击队从天尾村出海往越南买枪械。1941年5月某日,日兵在长流维持会的带引下到天尾村施暴。是夜,日军驻海口海军司令部派二个大队几百人,包围了天尾村,村民早晨起来赶集,出到村口均被日军拦阻不让出村。天亮后,日兵入村进屋搜查,全村老老少少800多人,都被赶到小学校前的沙滩上集中,并强迫群众跪下,四周架起机关枪,准备对村民扫射。林克良穿着白衣服跪在人群中间较为显眼,翻译官古吉(不知何许人)就叫他出来,带到学校里审问,翻译官对林说:“你要老实说,你们村的船只到外面运了几次军火?不老实说,就要你的头颅!”不管翻译官如何恐吓,林都推说不知道。没有办法,就叫林回到人群中去。当时从村头那边几个日军官骑马过来,与翻译官叽哩咕噜不知说了些什么。长流维持会长吴乃智才叫群众起来,每一家人集中在一块,逐家检查良民证后才放回家。

1941年6月某日,日兵又包围天尾村。天亮时进村,全村人早已逃离,仅抓到了林锡和、林明辉、陈明大和王心作(堂善村人)等4人。日兵强迫他们在庭院内跪下,用

机枪扫射，陈明大当场死亡，锡和与心作过两天后也死去，明辉受伤后治好。然后，放火焚村全村 300 余间草房和 2 间瓦屋瞬间化成灰烬。有一位 70 多岁的瞎子林天顺，活活被烧死在屋里。

渔船为客商运载牛和货物，一被发现就杀害。1943 年秋某夜，日兵抓到一艘运牛船只。船家跳海逃掉，船上 6 个牛商被抓到军部进行严刑拷打，当夜杀害后埋在军部附近。日敌侵占时，从天尾港过海经商被杀害的有 10 多人，天尾村村民被日敌杀害的多达 50 多人。

村头建立军部

由于商人从天尾村港口出入频繁，为封锁海面，日军于 1941 年秋在村头建立起一个据点，派驻日兵。

据点修建成‘口’字形的房屋，中间是庭院，房子共有 180 多平方米，在庭院的右边，用木搭成哨楼，高达六、七米。驻扎一个小队 10 多名日兵，小队长岗奇（日本人）。在港内停泊着一、二艘快艇准备随时出动抓检来往船只，设关卡检查进出港渔船，有时渔民驶船到关卡检查，有时日兵登船检查，村民出入则检查良民证。

天尾村建据点后，就开始修建天尾到长流的公路，由长流维持会按长流乡 49 个村庄摊派民工，参加修路者自带工具和伙食，一直修了 2 个多月才完成。

由于据点建在村头，日兵夜间经常窜入民房调戏和奸淫妇女，迫得村民只好夜间搬到田野里露宿，病死无数婴儿。

控制出海捕鱼

建据点驻兵后,日军为了防止游击队与岛外联系,采取一系列的控制手段,首先设关卡,对出入港口的船只和人员进行严格的检查。二是控制渔船出海打鱼,不定期的封锁海面,禁止渔船出海,群众因生活所迫,求情让渔船出海打鱼,经批准后,对进出港的渔船进行严格的检查。三是开放渔船打鱼,各船每次出海打鱼回来都要向日军据点送上 10 斤大鱼,有时直接登船取鱼,看到哪条鱼大就拿哪条。某日,渔民林天荫捕鱼回来,将鱼藏在网袋里,日兵发现,将林抓到据点拷打得死去活来。有一次,林宗德出海打鱼回来,将部分鱼藏在裤档里,被日兵搜查发现,抓到军部去用电触击,折磨得死去活来。该村许多渔民出海捕鱼,都遭到日兵拷打致伤。

(编辑 吴陆荣 海口市政协供稿)

注：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天尾村老渔民林克良、林锡培提供的大量‘三亲’史料。

从民歌中看日军在长流的暴行

张介文

抗日战争时期,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下,长流人民受苦受难,他们用民歌唱出了自己的遭遇,吐露了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,活生生地反映了日军兽兵在长流的暴行。为了揭露日军在长流的残暴行径,笔者最近 5 次深入长流西北部的天尾、荣山、那秫(今新民)和博养等村庄,专门采集此类民歌。现选其中 17 首按内容分类,加上标题,以时间为序,结合史实,进行诠释。

反映日军登陆前夕的罪行

海南岛是祖国南大门的屏障,也是通往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要冲,在太平洋、印度洋的战略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日本对它早存侵占的野心。卢沟桥事变前夕,公然派“记者”来海南进行经济资源的调查,为侵略、掠夺作准备。1938 年 9 月 24 日,日机开始轰炸海口、府城;10 月 21 日占领广州。为了“切断河内、缅甸两条援蒋通道”,和“作为空军作战及封锁作战之基地”,1939 年 1 月 19 日,日本政府决定“占领海南北部要地”;占领海口附近要地”。2 月 3 日,日军先遣部队舰艇进入琼州海峡,并派遣飞机不断轰炸海口、府城。民房炸

毁、居民炸死,时有所闻。在《日机轰海府》这首民歌中,就得到真实的反映:

《日机轰海府》

日机‘嗡嗡’,‘永答咄’(yǒng dā pá),
不炸海口是炸‘拉’(lā);
海口与‘拉’(lā)逃‘担差’(dān shā),
背子背孙哭‘啾啾’(yī yā)。

民歌是用汉语语音和长流方言混杂一起唱的(下同)。长流的文字读音与汉语语音基本上是一致的,但长流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就很大了。民歌中的‘嗡嗡’是长流方言形容飞机的声音;‘永答咄’(yǒng dā pá)是‘在天空’之意;‘拉’(lā)是‘府城’之意;‘啾啾’(yī yā)是形容小孩悲哭之声。民歌反映日机轰炸海口、府城,人民群众背子背孙,四处逃难的悲惨情景。

日军侵琼前夕,澄迈湾天尾港一带海域,日舰日夜游弋,测探海域水深和潮讯,选择登陆地点。这些日军舰艇一见到鱼船,便滥杀无辜。《屠戮渔民》和《火烧钓鱼船》的两首民歌,真实地记载了这种遭遇。

《屠戮渔民》

渔船启航海口行,命途多舛遇日艇;
四个兄弟尽被戮,遗下孤寡叹伶仃。